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利集

詩

泰道亨時戒復隍

宣和往事可嗟傷

正邪分上有強弱

罔克念中分聖狂

天已愍君君不悟

外無敵國國常亡

曰

道君驕佚奢淫極

詎料金人來運糧

三月金人來運糧二十萬斛宣抚司譚稹對使者道  
宣抚司都无片文隻字許糧之約難以奉承其使云  
去年四月間趙良嗣曾許來稹道良嗣口許怎可信  
憑終不之與後來金人舉兵亦借此以為辭耳閏月



京師地震宮中殿門皆搖動有聲又陝西蘭州諸山  
草木皆沒入地中其黍苗在山下者又生於山上朝  
廷遣黃潛善按視潛善歸謂訛傳不以實聞于上○  
秋七月遣校書郎衛膚敏為賀生辰使膚敏奏言金  
國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來聞北虜遣使吾先反之  
于威重已損方一彼不至豈不為朝廷羞臣至燕山  
伺候設若不来則以吏命置諸境上而返徽宗以其  
言為然至燕山金使果不来遂置幣而返

○十二月兩京河浙路大水是時災異疊見都城有  
青果男子有孕而誕子坐蓐不能收換易七人始分  
娩而逃去又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  
生髭髯長六七寸毓秀甚美宛然一男子之狀京尹  
以其事聞於朝詔度朱氏妻為道士是歲河北山東  
連歲凶荒民間米糧不給爭削榆皮採野萊以充饑  
至自相食於是饑民並起為盜山東有張仙聚眾十  
萬為濬州濬州去京師纔百二十里而近而朝廷恬  
不知之又有高托山聚眾三十萬起於河北徽宗遣

內侍梁方元帥兵討之

宣和七年正月金人滅遼六月封童貫爲廣陽郡王  
金人以遼主天祚被擒李用和來告慶徽宗詔童貫  
復行宣撫雲中等路○八月有都城東門外賣菜夫  
突入宣德門下忽若迷罔將菜擔拋棄向門戟手而  
言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到八即驕奢喪國  
尚宜速改也不爾悔無及矣邏卒捕其人赴開封府  
獄一夕其人方甦再三詢問竟不知向所言者密於  
獄中殺之○是時萬歲山群狐於宮殿間陳設器皿

對飲遣兵士逐之徬徨不去九月有狐自良岳山直  
入中禁據御榻而坐殿帥遣殿司張山逐之徘徊不  
去徽宗心知其爲不祥之徵而蔡攸曲爲邪說稱良  
岳有狐王求血食乃爾遂下詔毀狐王廟

十二月金國遣幹離不粘罕分兩道寇邊幹離不軍  
自燕山直犯河北粘罕軍自河東直迫太原幹離不  
入寇遇吏部員外郎傅察爲接倘者正使遂至境上  
爲幹離不所執責令投拜副使蔣區以下皆羅拜稱  
臣獨傅察不屈虜以兵脅之謂察山南朝天子失德

我與兵來此吊伐傳察回言爾焉非盟供此以為兵  
端自古至今用兵者以曲直為勝資南北兩朝勢均  
力敵安知爾非送死哉我項可斷膝不可屈虜英去  
怒執傳察而殺之察乃傅堯俞的從孫也童貫至太  
原遣保州路廉訪使者馬擴秦使粘罕軍前粘罕嚴  
兵待之令馬擴用庭祭禮數參拜粘罕踞坐以受其  
拜謂馬擴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海通好各立誓  
書期以万世无毀不謂貴朝違約陰納張黻之降將  
燕京逃去官民尺行拘收本朝累牒追還皆以空文

相給我今大兵來辯曲直汝可辭我歸擴自雲中迴太  
原具以粘罕之言告童貫貫欲逃歸計請太原帥張  
孝純謫議孝純罵曰金人渝盟大王宜會諸路將士  
竭力支吾今大王一去人心動搖河東河北之地不  
旋踵而失矣貫怒目嗔罵曰吾受命宣撫非守士臣  
也孝純曰大王若欲辭其責則朝廷置帥欲何為哉  
孝純撫掌笑曰平時童大王作多少威福一旦金虜  
渝盟便乃畏怯如此身為國家重臣不能以身排患  
難但要奉頭鼠竄將何面目見天下士乎童貫即日

逃歸京師幹离不陷燕山府郭藥師等叛降之粘罕  
陷朔州武縣代州忻縣圍太原府幹离不犯中山府  
朝廷罷花石綱及非泛上供并延福宮西城租課內  
外製造局。金國傳檄書至童貫得虜牒開拆始知  
爲檄書其言大不遜是時徽宗正行郊祭大臣厝邊  
報不以奏聞道是恐防恭謝及恭謝禮畢方以檄書  
進呈徽宗徽宗擲宣和殿下詔罪已求言 手詔云  
朕獲承休德托於士民君王之上二紀于茲雖竟  
業存於中下而過各行於天下盖以寡昧之資籍

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道諛日聞恩悻持權貪饕得  
志播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歛  
竭生民之財成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  
風利源酷權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  
不時而沉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請謫見而朕不悟  
衆庶怨曠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應天下  
方鎮郡縣守令各帥師寡衆勤王捍邊能立奇功  
者並優加獎異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懷抱異才能  
爲國家建大計定大業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陞

用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寮士庶並許直言極諫實封投進雖有失當亦不加罪

庚申徽宗內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皇太子即皇帝位立妃朱氏爲皇后遣李鄴使虜告內禪且講和好

幹離不帥兵犯慶源府其太史奏南朝帝星復明虜驚欲遁迴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幹離不信其言遂進師攻信德府執其守臣楊信功虜殿登門撫諭居民。夫學生陳東承太宰諸生伏闕上

書曰數祭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勳之非指爲大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其書畧曰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及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虎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於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畱以遺之使大用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切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奸臣賊子如四

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欲  
知奸臣賊子如四克者乎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  
曰李彥曰梁師成曰朱勔是也臣等謹按蔡京罪  
惡最大天資兇悖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僧佞  
引置子孫盡居要塗變亂祖宗法度切弄朝廷爵  
賞殘暴生民交結閹官包藏禍心比之王莽緣京  
用事姦人並進王黼相繼爲相賤柔曼之容肆俳  
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童貫實因  
京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封王貪功冒賞不寐事

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  
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持者梁師成實聯婚姻以  
相救援師成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籍賢  
濟姦盜我儒名高自標榜李彥狼括民田威震三  
路奪民資產重歛租課剋剝太甚盜賊四起曩時  
消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侵害使南之民怨結數  
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殺戮吏民天下  
騷然彌年不已皆朱勔父子所致按朱勔父子皆  
曾犯徒挾春始因賄事蔡京交結閹寺收買花石

進奉之物其實以入已騷動數路蔑視官司僅  
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之民撤民屋廬搖民墳家  
幽冥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人迹所不到  
之地苟有一花一石擅作威福追脅州縣杖併必  
取往往顛踣陷溺以隕其身東南之民怨入骨髓  
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天下扼腕於此六賊者久矣  
誤我國家離我民心天下因弊盜賊竟起夷狄交  
我社稷致道君皇帝哀痛罪已之詔措告四  
等六賊罪狀未白典刑未正天下無不歸怨

上皇若不誅此六賊將何以雪道君皇帝之謗以  
解天下之疑哉况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  
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  
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敗祖宗之盟失中  
回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  
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誅市朝傳首四  
方以謝天下庶幾道君皇帝未爲之志繼成於陛  
下豈不偉哉書上不報

那時李邦彥未解相印纔出宮門數萬人攔路伏闕



方止平明觀之見勾芒神面有淚痕滴溼禁袖猶濕其牛首墮於地上尚存刀斧痕可驗史白有司密地脩補以行事識者皆知其非吉兆也正月下求言詔有監察御史余應求上書詔賜章服蓋自金人犯邊求言之詔凡幾下往往事緩則阻抑言者當時民謠言城門閉言路開城開言路閉初九日邊報金兵已在河北時內侍梁方平領兵在河北岸賊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斷橋纜陷沒數千人虜因此不得濟方平既潰循灌軍亦望

風奔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導兵乃取小船以渡凡五日馬軍方渡盡步軍猶未渡也時以郭藥師為向導藥師前驅至滑州欽宗下詔親征王黼為見胡騎欲犯京師戴其老小東下欽宗詔竄王黼未州籍其家得金寶以萬計其侍妾甚多有封號者為令人者八為妾人者十王黼平時公然賣官取賍無教京師謠言云三百貫日通判五百索直秘閣蓋言其賣官爵之價也王黼至雍丘縣南固村吳敏李綱指燕山之役為王黼罪乞誅之下開封尹蠹山聞其事山

遣使武吏殺之取其首級以獻朱劬削官放歸田里  
未幾羈管宿州籍其家財尋亦賜死李彥亦賜死籍  
其家

上皇遂出南薰門如南京時蔡京父子欲避難南奔  
乃除宋煥爲江淮京浙發運使而蔡京宋煥之家小

下矣

二月初二日

氏城下徑趨牟駝岡天駟監

獲馬二萬匹烏豆如止蓋郭將軍曾在此地打毬來  
導虜兵先擾之也金人已渡河乃嘆曰使南朝若遣

二千守河我輩怎生得渡哉先是遣李鄴使虜軍求  
和鄴歸盛誇虜強我弱謂虜人如虎如馬如龍上山  
如猿下水如獺其勢如太山中國如累卵時號李鄴  
做六如給事金兵攻通天景陽門甚急李綱督將士  
拒之金兵又攻陳橋封丘衛州門綱登城力戰自卯  
至酉殺賊數萬馬忠又以京西兵殺金人於順天門  
外軍声大振遣鄭望之使金軍使高世則副之又改  
差李稅奉使望之等見幹離不云上皇朝皆已往事  
今少帝與大軍別立誓書結萬世驩好仍遣親王宰

相詣軍前議事幹離不遣王洵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徒以主上新立之故所以存趙氏宗杜今議和須索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尺段百萬疋尊金主爲伯父將燕之人在漢中者歸還割中山太原河門三鎮之地仍以宰相親王爲質和議可成也乃以書遣肖三寶奴耶律忠王洵與李挽來詔皇弟康王爲軍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李綱固爭不能奪而康王竟行康王畱虜營數月當與金國太子同百射康王連發三矢皆中管連

琰不斷金太子謂此必將臣之良家子假爲親王來質語幹離不曰康王豈非真的若是親王生長深宮豈能習熟武藝精於騎射如此可遣之別換真太子來質幹離不心亦憚之復請遣肅王樞代爲質康王遂得南歸

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帥涇原秦鳳路兵勤王熙河經畧姚古秦鳳經畧种師中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至二十萬京師人心少要欽宗聽得勤王兵來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諸

軍是時朝廷已與金人講和欽宗問諸帥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師道奉高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哉欽宗宣諭曰業已講和矣師道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即拜同知樞密院事

時金人講和索金銀甚急王孝迪揭榜立賞根括在京軍民官吏金銀遺者斬之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民間藏畜爲之一空梁師成尚留京都或言師成有保護東宮之功太宗生陳東言蔡京童貫

朱勔父子挾道君南巡心變梁師成未正典刑請寘之法欽宗下詔暴期罪黜爲散官命開封吏押至八角鎮殺之

姚平仲者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姚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復戰滅底河殺疲甚衆宣撫童貫召與語平仲不少屈貫不悅抑其功賞睦州方臘作耗道君遣童貫討賊貫雖不喜平仲但心服其勇復取平仲偕行及賊平平仲之功冠軍不願推賞乃謂貫曰平仲不求官賞但願一見主上耳貫愈忌之他將如王

淵刻光世者皆得召見獨平仲不得召貫忌其功故也欽宗是時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圍京城平仲以勤王之兵來乃得召見賜 寧殿厚賜金帛許功成之日有不次之賞平仲請出死力夜劫虜營生擒幹離不奉康王以歸及出連破兩寨柰機事已泄虜已夜徙去平仲之志未遂姚古選精銳五万人自滑州進屯虜營之後克日併力攻擊有必勝之道柰李邦彥力主和議恐其功成遂廢親征行營使罷李綱已謝金虜欲堅講和之議也姚平仲憤恨朝廷無

用兵意遂乘一青驛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方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為淺奔入蜀至青城山上清宮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採藥者不能至乃解縱所乘驛得石穴以居朝廷屢下詔求之弗得也至於乾道熙寧之間始出至丈人觀自言年十餘紫髯鬢然長數尺其行速若奔馬陸放翁為題青城山上清宮壁詩云

造物因豪傑

意將使有為

功名未足言

或作出世賢

姚公勇冠軍

百戰起西陲

天方覆中原

殆非一木支

脫身五十年

世人識公誰

但驚山澤間

有此熊豹姿

我亦志方外

白頭未逢師

年來幸廢放

倘遂與世辭

從公遊五岳

稽首冷靈芝

金骨換綠髓

歛然松抄飛

丙午日金馬退師自圍京城九十三日既得許割

三鎮詔書及肅王爲質不待金幣數足遣使告辭而去种師道請臨河邊擊之李綱請用寇準澶淵講和故事用兵獲送之乃命姚古种師中折彦質范瓊等領十餘萬兵數道並進俟有便利可擊則併力擊之時李邦彥恐諸將邊擊之功密奏欽宗曰吾國祈與金國講和豈宜聽諸將邊擊之計以阻和議立大旗於河東河北兩岸上寫云準勅有擅用兵者依軍法諸將之氣索然也

蔡京責授秘書監分司南京尋移德安府衡州安置

正言崔鷗言賊臣蔡京姦邪之術大類王莽收天下  
姦邪之士以爲腹心遂置盜賊盜起夷狄動華宗廟  
神靈爲之震駭遂竄蔡京儋州編置及其子孫三十  
三人並編管遠惡州軍在後蔡京量移至潭州那時  
使臣吳信押送信爲人小心事京尤謹京感藉泣下  
嘗獨飲命信對坐作小詞自述云

西江月

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  
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魯拜相玉堂十度宣麻  
追思往日謾繁華到此番成夢話

蔡京居月餘怨恨而死年八十餘蔡攸責永州安署  
徒潯雷二州後移萬安軍朝廷遣使就萬安軍斬之  
傳首四方蔡脩亦以復辟之謗伏誅童貫初貶惡州  
居住量移郴州朝廷下詔數童貫誤國家之罪有十  
追至南雄州斬之傳首京師有詩爲証

詩 權姦誤國禍機深 開國承家戒小人

曰 六賊盡誅何足道 柰何二聖遠蒙塵

三月李綱追上皇於南京入居龍德宮

趙良嗣使虜開邊隙竄柳州尋亦就誅

宣和遺事卷之三  
種師中擊虜於榆次死於難姚古師潰於盤陀退保  
隆德府再詔李綱為兩河宣撫

六月太白熒感歲星鎮星聚於張彗出紫微垣

七月彗出東北長數丈北掃帝座掃文昌大臣李邦  
彥等奏曰此乃夷狄將衰之兆不足為中國憂提舉  
體泉觀譚世勛回奏番象可畏當脩德以應天不宜  
惑其諛說下詔除此間庚苦十七事

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與金賊遇於河北而潰至大名  
府宣撫使李彌人斬師正以徇而師正部下衆不日

安會童貫以誅其六校李福承師正之軍以叛遂掠  
苗青間脅從至四萬人所過無噍類李彌大遣裨將  
韓世忠統所部五百人襲擊之擒李福斬于軍餘皆  
棄甲遁其衆猶有萬餘人世忠卑騎入其軍謂曰我  
輩皆西人平時惟殺蓄賊那曾作賊耶官家使我招  
汝若能降悉赦汝罪衆皆羅拜而降

八月劉岑李若水使虜。十月竄李綱時幹离不陷  
真定府。十一月康王構使幹离不軍許割三鎮幹  
離不犯京師朝廷自康恪耿南仲等散西南两道兵

至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無一來者城都惟衛士上四軍及中軍校勇京東西弓手十餘人時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無人收之兵部則謂屬朝廷係樞密院當收樞密則謂自有所屬軍器監或謂駕部當收駕部則為庫部當收彼此互相推托皆棄之不收反遺之以與金人用

是時欽宗以手扎促張叔夜提兵三萬人入衛屯於王津園夜同孫傳范瓊夜襲虜營不克閏月粘罕犯京師屯青城復遣尚慶來議和堅請上出城會盟乃詔都水監承李處權為報謝使以書報之粘罕却而不受大雨雪彗出竟天

丙辰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圍凡四十日午時失守先是有卒名郭京者自言能用遁甲法可以生擒粘罕幹離不等何桌孫傳與內侍等皆傾心專信之又有劉孝竭各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閔大將各効郭京所為是日大開宣化門出與虜接戰為金兵分四翼並進郭京脫身逃遁衆皆披靡城遂陷王宗楚引殿班下城傳呼救駕四壁

兵大潰金人因而上城統制姚仲友為軍士所殺何  
彥慶力戰死於城上張叔夜請駐蹕襄陽以圖幸雍  
叔夜連四日大戰力斬金人金軍大將二人身被數  
鎗父子力戰士皆誅死闔上聞城陷乃慟哭曰朕不  
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盖春初虜之去也師道勸欽  
宗乘其半渡擊之牽於和議不從師道厲声曰異日  
必為後患至是果如其言故欽宗悔不從其謂也後  
南儒詠史有一詩云

詩 陳迹分明斷簡中 才看卷首可占終

兵來尚恐妨恭謝 事去方知悔夾攻

丞相自言芝產弟 太師頻奏鶴翔空

曰 如何直到宣和季 始憶元城與了翁

二十五日京師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  
城求兩式幸虜營面議和及割地事十二月初五日  
遣入城搬挈書籍并國子監三省六部司或官制天  
下戶口圖人民財物初九日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  
鹵簿太常樂器及鍾鼓刻漏應是朝廷儀制取之無  
有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米斗三千貧民饑餓

宣和遺事卷之六  
布滿街巷死者盈路金人又肆兵劫掠富家粘罕命  
一將領甲士百餘人在天津橋駐劄民不敢過壯者  
則剝脫而殺之婦女美麗者番之城閉戶不敢出  
入廿一日金人遣使入城言國主有命於京師中選  
擇十八已下女子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祇應於逐方  
巷廿四廟集民女子揀選出城父母號泣聲動天地  
其女子往往爲金人恣行淫濫

靖康二年正月初一日粘罕遣人入城朝賀頗不為  
禮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廿一日

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

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今已兩國通和要得金乙

日廿萬兩銀乙百五十萬兩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

何稟分廂拘括民戶金銀釵釧銀鈿等星銖無餘如

有藏匿不齎出者依軍法動徹殺害刑及無辜廿三

日金人遣人入城持北書曰今兩國通和所有合理

事件仰元帥府請兩朝皇帝軍前面議可否申奏廿

九日金人復遣使請車駕出城且賫到北國書曰今

已破汴梁二帝不可處居宜於族中別立一人以為

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為天水郡王少帝為天水郡公於東宮外築臺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言不到軍前共議申奏金使又言國相元帥數上遣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如何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且福造則禍陛下為臣所誤以至於此尚復取臣下之言恐禍在不測况北國皇帝寬慈正直不比你兩人反復無狀頃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部左統軍即遊麗將甲

騎七百人至內門稱有兩國利害見國王左右人奏帝登門即麗厲聲曰元帥遣可二聞國王前日已曾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時遣我來見國王其事若何兩日不見來意禍出不測矣蓋昨已有盟在前不欲倉卒今先此上聞伏取指揮帝曰已降指揮今月十八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爾且退即遊麗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今此於之白帝曰我眾人

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設每人要金一两望陛下給之時左藏人金帛也誠至矣於宮中需索得金環等八百兩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兵營下姓數萬人扼車駕曰陛下不可輕出若出事在不則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拔劍曰皇帝入爲兩曰生靈屈已求利令心虜當且去暮返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至姓大怒爭罵投瓦礫擊之之以句殺數輩蓋禁輓之人也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吏止帝於小室曰元信睡尚未起可俟於此容移

時有小黃頭奴生曰元帥請國王帝徒行至階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臣遠酋長不知中國禮義曲折乃揖與升階命左右坐帝面西粘罕南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所侍帝祇應只有王副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國詔書使左右白帝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顧何事不可粘罕復命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歸幕等使北朝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帝不復舉移三時間帝問左右曰可北元帥令吾歸宮矣

所議事既從他無餘策左右白帝曰元師造表靖皇  
帝同發來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進酒食命伶  
人作樂帝吁噓不能食夜闌寒甚帷幙風急坐不能  
安倚案凭坐左右勸勉帝泣涕而已俄五更有人至  
帝前曰清國王同元帥發表引而于帳下旋次升階  
惟有一案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帝視之  
其詞曰臣姪南宋國王趙某令蒙叔北國皇帝聖旨  
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君立以為君敢不  
遵從今同元帥申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到賢在

敢先次奏聞候允從日別具申請書後復請帝署  
名帝從之緘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前去訖方命  
左右設椅粘罕西向帝東向少刻有一紫衣人自外  
至粘罕與帝並起身紫衣人望帳下馬升階坐西向  
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后弟也傳  
宣至此催促陛下議論事帝唯唯令進酒時天氣甚  
寒帝連飲二盃紫衣曰陛下且宜止此晚刻西奉北

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尚同坐復飲帝歸至幕天尚

未明火憇几上寒不成寐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早  
來紫衣乃北国皇后弟也姓野耶舊名多被今為十  
七軍都統位在粘罕上今暫來此要往來東京取選  
到後宮女子乙千五百人三兩日北去也少刻天明  
俄聞報曰統軍來相見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帝與  
之接坐語不可曉帝但加禮告以周旋少不回顏色  
命左右指菴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舉火盃連  
四五盞帝亦奉一二盃酒退顧左右謂帝曰安心也  
揖而去上在幕中五日累欲歸粘罕止之且言候北

国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樓  
下升階東坐有吏持文書名案牘者示粘罕階下刀  
斧簇一紫衣貴人帝視之乃宗正士侃也粘罕使人  
謂士侃曰今命汝入城可說與你南国宰相於趙性  
族屬中選擇一人有名望賢德者同你及合朝大臣  
保名密地申奏以准備金国皇帝聖旨到來別立賢  
君言訖揮使退去又擁一皂衣人至階下粘罕使人  
謂曰汝於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  
於其中作二主宮宜速置辦言訖指揮退去帝起白

粘罕曰所指揮事一一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安使得盡人子孝道實元帥之賜也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令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爲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繼其萬一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個樂人是大宋人今日聯好公事笑而止曰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五七日間北國皇帝詔到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幕至十七日早有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

帝出幕至軍門遙見禁衛列於外車駕入城金人標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廿七日帝往擷芳園見太上父子相持泣涕及太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毒殺兵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追日以擇賢爲君臣與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帝康王爲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常妃侍側即康王母也言曰二宮令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侍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計必未止於擇賢禍有不可

官和遺事和集  
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於京師惟陛下孰計之三月  
初四日粘罕遣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帝前曰今  
日北国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听候指  
揮至日中又遣人促帝及太上皇並至軍前議事至  
晚遣人不絕又云若上皇未出城不妨請帝先至初  
五日車駕出幸虜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国  
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為王遣人持詔書示帝遙  
遠不復可辯使人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籬落落  
缺守以兵刃自辰至申未得食帝涕泣而已至暮番

奴持食肉一盤酒一瓶於帝前曰食之食之帝泣而  
言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  
其夜無床席可寢但有木椀二條而已亦無燈獨窓  
外數聞兵甲聲時天氣寒凜帝達旦不寐天明有人  
呼帝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數十人引太上由  
傍門小道而去帝欲前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其哀後  
有毛麾因過龍德故宮有感而賦詩一首

詩

萬里鑿輿去不還

故宮風物尚依然

四圍錦繡山河地

一片雲霞洞府天

空有遺愁生落日 可無佳氣起非煙

曰 古來國破皆如此 誰念經營二百年

初四日至十五日皇族后妃諸王累上至軍中日夜不絕上皇與帝異居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十六日上皇方得與少帝相見共居一室時風寒衣宿竹簟侍御人取茅及黍穰作榻與二帝同坐向火至明粘罕令左右將青袍迫二帝易服以常服服之逼二后易服李若水是時從少帝扈駕至北因抗言立爭罵虜不屈虜殺之粘罕謂群胡曰大

遼之亡死節之臣甚衆南 惟有李侍郎一人而已及葬得一詩於衣襟

詩 胡馬南來久不歸 山河殘破一身微

功名誤我等雲過 歲月驚人還雲飛

每事恐貽千古恨 此身甘與衆人還

曰 艱難重有君親念 血淚斑斑滿客衣

自此以後二帝二后每日惟得一食一飲而已粘罕使張邦昌受偽命即位僭號楚丁巳太上皇北狩越四日庚申粘罕遣騎吏特書示上皇已先行矣帝曰

元帥今遣汝等起燕京朝皇帝來日起行十八日早  
騎吏牽馬三足令帝及二后乘之二后素不能騎吏  
遂掖而乘之路傍見者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等百  
姓何日見太平也因上羹飯二小盂太上及帝朱后  
分食之粗糲不堪食騎吏從者約五百人皆衣青袍  
與二帝不可辨不知阜老何由知之阜老曰吾以面  
色觀之可見况傳聞車駕將欲入京故知之帝曰吾  
毋心腹疾汝有湯藥阜老對曰無止有少鹽酥可煎  
而進之騎吏怒其遲滯住遂促行掌騎吏千戶姓幽

西名骨碌都常以言戲朱后二十九日行次將欲渡  
河有舟自北來上立皂幟中有紫衣人大呼骨碌都  
曰北國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可速行  
之語次骨碌都數以目視朱后且哂之紫衣知其情  
扶拔刀執骨碌都曰汝本一冗賤吾兄待汝以至於  
此今安得婦人私而稽緩其行程乃殺之投屍於河  
四月十四日至信安縣帝及太上太后皇后自離京  
未嘗滌面至是見野水澄清四人方掬水洗面灌滌  
相視哽咽不勝傍有人獻牛酒於澤利者澤利拔刀

切肉啖食飲酒連五七盞以其餘酒殘食餉帝曰食之前途無與食也復視朱后曰這一塊好肉你自食之方喫酒有人言知縣懾見乃見一普官衣褐紵絲袍皂靴裹小巾執鞭揖澤利又辨酒食羊肉同坐飲食移時乘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后不得已不勝泣涕乃持盃遂作歌曰

幼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今奉尊傷今委頓兮  
流落異鄉嗟造物兮連為強

澤利酒澤利笑曰詞最好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后再歌曰

昔居天上兮珠宮天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誓速歸泉下兮此愁可絕

遂舉盃勸知縣酒澤利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為澤利所擊賴知縣勸止之復舉盃付后手曰勸將軍酒后曰妾不能矣願將軍殺我死且不恨欲自投庭井左右救止之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迫佗北国皇帝要四人活的朝見公事不小

酒罷各散去四月初一日至真定府城下不入城徙  
北関過去或日至一鄉村數千家見澤利至有褐衣  
人前拜澤利奉上酒食二帝及二后四人亦有酒食  
頗豐腆又一日至一縣下亦有官出迎如前備酒食  
內有知縣乃一番官見澤利畢次見帝及二后曰小  
官娶得肅王小女為妻要見皇后乃引一小女子前  
拜已戎服見太后等泣曰奴肅王小女玆玆也呼太  
后為婆婆朱后為姆姆曰前日為軍馬擁遏至此其  
首領百戶不知姓名與此知縣是兄弟遂將奴奴嫁

與他今成親六日矣說未畢為知縣引回行數日又  
至一宧府皆新創造牌曰收復新門列兵刀二十餘  
人甲士五七十人傳呼曰呼趙某父子二帝而入其  
門兩道皆栽榆樹少立庭下金紫人朝服侍衛甚多  
中坐三人於西向二人於東向引帝北面再拜上有  
人傳呼指揮曰將它二人去見海濱王畢來日入城  
言畢趨出大門復入小門至庭中見人胡服無巾幘  
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為帝曰契丹王耶律延  
禧也與汝罪狀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訖復引上坐

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有巾幘揖二帝曰吾契丹與  
大宋南北一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日爲奸臣所誤  
俱至於此爲之柰何且曰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帝  
須有赦罪之理我已三年尚未了絕二帝曰何事未  
了延禧曰我祖皇帝在日有百冗珠一顆大如鷄卵  
上有百冗每冗中嘗有真珠一顆月圓之夜以珠映  
之其生珠冗中自落下以絳羅盛之每月可得珠百  
顆又有通香一段長尺許沸湯泡之取其汁洒衣服  
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香氣不散人有奇疾服之

即愈燒之能降天神香氣聞之數百里當時契丹爲  
大金所滅不知二物所在今北國皇帝將延禧拘執  
須要此物緣此三年未得釋去我妻子族叔盡皆分  
散作他家貴人美貌者入富家醜陋入民家帝曰此  
爲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燕京尚有七百里勉之  
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帝立廡下主者令引二帝  
出其門二后尚立墻下映日而哭同行至通衢橋叱  
令上馬而去又復行六七日始達燕京乃契丹舊都  
也入門小類東京既至內門金主登殿左右執帝及

后膝跪於地皆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或  
綠或褐或傘或笠或騎或車約有數百人皆稱萬歲  
良久傳呼令左右賜巾幘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門出  
傳金國主聖旨曰皇帝勞汝賜衣服沐浴來日入見  
傳赦書入帝入都堂見丞相至堂下堂上坐一人左  
右曰此銀朱孛董相公也帝亦再拜孛董答拜中侍  
立堂上宣赦其文不復載後略曰赦趙某父子之罪  
免爲庶人引帝及太上二后入朝皆巾幘青袍二后  
衣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

人國主自殿傳出封帝爲天水郡侯太上爲天水郡  
公各于燕京賜宅居止左右唱命二帝及后謝恩左  
右引去一小室良久有二皂衣吏引帝并太上二后  
入一官府有牌曰燕京元帥甲第至中庭有一褐衣  
番人坐于堂上曰燕京元帥帝乃再拜皂衣吏呈文  
字于元帥遂署其末令引去皂衣吏引帝出門徒行  
護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及元帥府入門轉左  
廊下小屋中呼帝與后坐其中並無椅凳惟磚石三  
四枚而已時帝終日下拜又飲食不進驚皇不安兩

日之中止飲水二杯二后但哭泣而已欲觸柱死左右止之二十二日至三十日並在室中外戶鎖閉監侍者十餘人日所食止有粗飯四盂米飲四盂而已相顧不復能飲朱后有疾卧冷地上連日呻吟監者尚加詬責是日朱后病篤初二日午死年方二十歲帝大慟告監者曰某妻已死盍如之何左右言於官有皂衣吏引數人扶后屍而出用黍薦卷之共拽之而去帝哭愈哀不敢出聲恐監者喝之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帥府庭下引帝后于前傳曰天水郡公父

子可往安肅軍聽候指揮來日便行令元帥府發遣初四日元帥府吏呼帝曰官家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乃徙步前行衛者十餘人自元帥府行至晚始出燕京北門宿捕司房六月初一日時盛暑行沙漬中每風起塵埃如霧西日皆昏又乏水泉監者二十餘人爲首者阿計替稍憐二帝乃謂曰今大暑熱稍上食飽恐生它疾此中無藥至有水處必令左右供進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稍息於木陰之下時帝年二十二歲太上皇三十六

歲形容枯黑不復有貴人形質若此行無阿計替護  
衛六月甚暑中一死無疑也十二日至安肅軍城下  
其城皆是土築不甚高入門守衛皆搜擄以至鄭后  
臍腹間亦不免摸過雖它人出入亦然蓋入城防內  
事故也行經數街始至官府入門引帝入及大上太  
后立庭下左右喝名令帝拜訖知軍別呼綠衣吏引  
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令帝坐其中送粟米飯漿令  
帝旨飲啜阿計替凡出入則安慰方去自此帝封回  
室中如前時帝后自春及夏漸行泥水間衣服垢膩

又生蟻虱以致循行苦楚不勝言賴阿計替令左右  
為其洗濯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且傳北國皇帝聖  
旨曰天水郡公趙某父子並給賜夏衣視之乃紗帛  
二疋生絹一段令帝謝恩帝拜受使人持其物同歸  
其物為監者收其半復以舊褐紗衣并生絹付帝曰  
可衣庶免汝裁造也或一夜聞外喝聲衆大驚火光  
連天殺人大亂蓋安肅知軍二人一是契丹一是大  
金二人不和其契丹人欲殺大金劫二帝南歸投西  
夏結連叛去謀尚未發偶以酒醉鞭撻一奴奴告大

金軍遂舉兵圍契丹人殺傷殆盡至曉方定火燒屋  
手近百餘間被殺傷者七百餘人大人口早大金知  
軍在庭上引帝至庭下且責曰你與契丹結達殺我  
同歸西夏昨夜已殺了也今奏知大金皇帝共你理  
會帝曰某在囚中防固甚密何由與彼通情知軍怒  
曰見有告首人在你勿得胡說懸好公事帝爭不已  
知軍命左右以鞭撻之帝口出血齒碎令人拽去復  
中室中帝泣不能出聲是日飲酒不至惟監人私以  
漿水進之二十三日知軍坐廳上命引帝至庭下再

拜聽詔曰趙某父子朝廷免罪且令居止安肅軍却  
結連同知李奉國意欲反叛未欲賜罪更令往靈州  
聽候指揮仰安軍輔發遣前去讀訖命吏引去帝再拜  
謝恩哽咽不能言知軍怒曰汝尚敢如此你當初要  
殺我我今日如何放得你命左右拽帝坐地上以柳  
條鞭十五餘下帝哭泣如雨痛楚久而方甦戒左右  
便行至晚出門帝身有傷苦痛起止不能太上因暑  
熱成病狼狽萬狀如是數日始達靈州如前拜同知  
於庭下令左右引帝入土園中內外有兵守衛雖衣

帶皆爲取去蓋防其自縊也日惟一食十月或日早  
五更忽鼓声四起人兵奔乱殺戮火光燭天乃同知  
下千戶三人作亂因同知奪其妻故舉兵殺同知家  
眷六十餘口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  
千戶者三人皆下馬至帝前携衣数件自牖中與帝  
曰與你吾曹三人今歸西夏矣汝國中南京康王已  
做官半年勉之勉之必有歸去之期監者二十餘人  
吾皆殺之矣吾不可久留贈帝靴粮数器各上馬而  
去經三日別軍始至城中方定帝謂太上曰阿計替

爲前日反者千戶所殺矣城中大亂吾父子不敢出  
此柰何未已阿計替自外至曰且喜無事帝問之阿  
計替曰我於死人堆人藏伏兩月夜方得脫由是阿  
計替復監視二帝或日阿計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  
二貴人對坐堂上呼曰識我否帝曰不識紫衣曰我  
盖天大王乃曰太子之伯父良人屏後呼一人出帝  
視之乃帝妃也太上悅首帝妃亦悅首不敢相視良  
久盖天大王呼左右賜酒與二帝太后曰我看此箇  
夫人而黃帝妃爲彼妻之酒罷爲監人曰善護之阿

計替引帝再入前室然稍稍緩其監飲食略備以此  
經一冬衣服以稍可以禦寒矣金天輔十一年春正  
月一日大京例踈放囚禁雖死囚亦得少出阿計替  
引帝出外縱共但不許出府庭門帝觀既忽有一妃  
婢衣褐衣口稱帚夫人遣來手持一盒子且曰夫人  
教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且忍耐且密語曰聞知九  
哥已即位恐有歸路未晚也其人將盒子中物置太  
上衣中奔走而去帝視其物皆棗麪所燒大餅也阿  
計替乃引帝入室中問適問九哥是誰帝曰九哥乃

康王吾之弟也今帚夫人是九哥的母來相報也又  
問十一官人是誰八官是誰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  
八官人乃我也遂將其物與阿計替并新到監者共  
分而食之二十日阿計替謂曰今月二十九日北國  
皇帝生日天下作宴宴罷赴燕京上壽是夜更闌阿  
計替復引向來送餅妃婢至帝前曰夫人傳語十二  
官人八官人三兩日中往燕京去也後來與不來未  
可知也且保重將息言已急行甚速其它監者已覺  
爭問其實阿計替叱之曰汝等不聞同知有指揮事

遂不復問是夕太上太后聞帝夫人去甚不樂二十三日聞夫人同蓋天大王領馬騎前去留下千戶五人內一主首名啜雞兀領從者三十餘人至帝前曰蓋天大王帝夫人共你父子二人耽好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聞知蓋天大王共你契勘這一場公事又戒監者二十餘人曰防固不可少緩自此帝復與監人拘執如前俄有持酒至曰金國皇帝生日例賜酒肉帝就食之二月一日有探騎至官衙中報主首啜雞兀曰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

開西交點五路財穀別有文字差兀西哨途作此同知也初二日有番吏持文字前來白帝曰新同知到來要你文字須便供寫帝曰所寫如何曰速寫速寫帝不得已乃書如今之案款狀曰近封天水郡公趙某同男趙某與妻鄭氏各拜若干詞狀番吏執去初十日同知到火州引帝至庭下問訊語言不可辯令左右引去之少刻何計替入謂帝曰新同知言其父因從四太子往江南爲劉三相公捉了今來恨南家將汝三人若楚又移二帝入一小室濕淖不可居帝

泣相謂曰吾父子死於此矣又遣阿計替往燕京下  
文字湏二十日方還二官人且忍柰安心言畢而去  
三月初九日忽有一褐衣番人到囚所持文字曰皇  
帝聖旨又教你三人往西汧州聽候指揮二帝泣曰  
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披執縛驅行至晚出灵  
州自此已後日行五七十里辛苦萬狀二帝及后足  
痛不能行時有負而行者漸入沙漠之地風霜高下  
冷氣襲人常如深冬帝后衣袂单薄病起骨立不能  
飲食有如鬼狀塗中監者作木格付以茅草脅輿而

行皆垂死而復甦乃三四日有騎兵約三四千首領  
衣紫衣袍訊問左右皆不可記帝卧草輿中微開目  
視之左隊中有綠衣吏若漢人乃下馬駐軍呼左右  
取水喫乾糧次於皮篋中取出乾羊肉數塊贈帝且  
言曰臣本漢兒人也臣父昔事陛下爲延安鈐轄周  
忠是也元符中因與西夏戰父子爲西夏所獲由是  
皆在西夏宣和中西夏遣臣將兵助鞏丹攻大金爲  
金人執縛降之臣今爲灵州總管願陛下勿泄又言  
四太子下江南稍稍失利金國中皆言張浚劉錡韓

世忠劉光世岳飛數人皆名將皆可中興臣本宋人不忍陛下如此故以少肉爲獻言訖別去經行已久是夕宿一林下時月微明有番首吹笛其聲嗚咽特甚太上口占一詞曰

玉京曾憶舊繁華  
萬里帝王家  
瓊林玉殿朝喧弦  
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蕭索  
春夢遶胡沙  
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  
徹梅花

太上謂帝曰汝能賡乎帝乃繼韻曰

宸傳四百舊京華  
仁孝自名家  
一旦奸邪傾天折

地忍聽搗琵琶  
如今塞外多  
離索迤邐遠胡沙  
家邦萬里伶仃父子  
向曉霜花

歌成三人相執大哭或日所行之地皆草莽蕭索悲風四起昔沙白露日出向煙霧動經五七里無人跡時但見牧羊兒往來蓋非正路忽見城邑雖在路之東西不復入城時方近夏榆柳夾道澤中有小萍謁色不青翠又如此行十餘日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汗州衛者擁二帝入城其地人煙稀少監者云是昔日鞏丹道宗囚高麗王侃之所其中方廣不甚大有屋

數十間皆頽弊廓廡若官筒落踈寞不類人居其護  
衛三百人逐日旋伐林木搭蓋屋宇居住經兩三日  
乃遣兵騎回歸止留護衛者六七十人在彼帝與太  
后只在中間一室不敢出入飲食日止一次皆是糲  
糲或時有少羊肉或日三帝相謂曰我父子在靈州  
日前後深得阿計替保護知得南地消息如今相別  
已經兩三箇月不知其人還靈州也無言畢有人前  
白帝曰阿計替是我哥哥我名查理當時北國皇帝  
專使我二人監守你父子如今阿哥破靈州同知使

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此來緣何哥能寫文字虜  
主時一要申發文字故必須此來阿哥去日曾說與  
我教保護你三人安心不妨或日阿計替回到舍中  
揖二帝曰且喜安樂我自靈州往上京又自上京至  
靈州又從靈州到此處往復一十餘日不勝艱苦或  
日秋風大起冷氣逼人阿計替曰秋今至矣俄空中  
鴈聲嘹唳自北而南時護衛者數人皆為阿計替揮  
去壁中有弓一張阿計替曰官人能弓矢乎射鴈以  
卜此乃番胡事也乃手持弓謂帝曰我代官人卜之

可乎帝曰然乃執箭仰天祝曰臣不幸上辱祖宗下  
禍萬民若因柞復與嘗使一箭中鴈以其箭付阿計  
替一箭中鴈死轉而下二帝拱手稽顙曰誠如此卜  
死且無憾阿計替微笑取茅草焚火破鴈炙而分食  
之

